

# 鏖戰中共？(譯)

BUT WILL THEY FIGHT CHINA ?

資料來源：美海軍學院會刊(Proceeding)雜誌，2018年5月號

作者：美國海軍陸戰隊納皮少校 Major Nicholas R. NAPPI, U. S. MARINE CORPS

譯者：林文德少校

提 要：

- 一、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及國務卿希拉蕊分別於2010及2011年《維繫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防衛優先任務》，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定調「亞太再平衡戰略」，太平洋地區儼然出現戰略再平衡甚或權力轉移之局面。
- 二、當美國不斷鞏固太平洋地區相關國家同盟關係以圍堵中共之際，作者美國海軍陸戰隊納皮少校以現實和自由主義為引，將現今太平洋各盟邦與北約實施對比，呼籲美國應持續、且重新檢視同盟關係是否表裡合一或同床異夢。
- 三、國家應奉「利益至上」為主臬，誠如本文作者所述：美國應重新審視美國投資在太平洋各盟國之成本效益，以符合國家利益。據此，國人應省思我國身處美、中衝突之核心利益，期望國軍幹部能具備「瞭解國家利益的高度、區域安全的廣度及歷史脈絡的深度」之「戰略三維」，共同確保國家安全，並爭取國家最高的利益。

關鍵詞：亞太再平衡戰略、現實主義、自由主義

## 壹、前言

在美、中假設之衝突中，太平洋地區出現進退兩難之局面(Catch-22)<sup>1</sup>。假如美國在該區域仍具支配力，其太平洋盟邦將會趨

於兌現條約承諾<sup>2</sup>—也就是趨附美國；反之，倘若中共軍事實力與美國對等，美國盟邦將會遭致巨大危機；並被迫採觀望或變節一途。簡言之，在與中共一戰中，美國在太平洋信賴越深之盟邦，將也是最無法依賴的。

註1：《第22條軍規(Catch-22)》是一部長篇小說，是美國作家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寫於1961年的代表作。小說的英文名「Catch-22」已經進入英語詞典之中，成為常用的英語詞彙，它代表了統治者對於民眾的愚弄，也代表民眾對於統治者的抨擊；另外，這個詞在英語中也象徵人們處在一種荒謬的兩難之中。參考《第22條軍規》，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第22條軍規>，檢索日期：2019年4月8日。

註2：美國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澳紐共同防禦公約」、「美泰共同安全法」等雙邊互動，納入美國的安全體系中。參考〈美中東亞較勁，不致擦槍走火〉，清流月刊，2010年10月號，<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30a423a06e4143498b94bc2adc36f9f4/Bookfile/6ae30aa4de364f3414f8058e833c8.pdf>，檢索日期：2019年4月8日。

澳洲、日本、南韓、泰國及菲律賓均同美國一樣是自我利益至上之主權國家，在美、中鬥爭之中，是否會加入反中陣營，甚或選擇等待美國勝利之際再履行盟邦之責？這些盟邦所面臨的危險無可比擬。在非核戰爭中，「美中之戰」勝負立判；然而，對周邊國家而言，其傳統戰爭能力可能造成毀滅之效。

美國在太平洋之聯盟陣線會同美國對抗中共始終只是一個假設，當箭在弦上之際，假設就不再是事實，因此需要不斷重新受到審視。

聯盟陣線理論大相逕庭之各國利益，以及歷史教訓再再顯示美國之假設極有可能不再奏效(如果曾經存在)。假如美國不被允許進入其盟邦港口或機場，海上武力投射將會是對抗中共之關鍵因素，而美國是否已對此妥適做好資源分配？

## 貳、同盟或集體安全？

美國在太平洋之協定盟邦是否代表現實主義者<sup>3</sup>下權力平衡之國家集團機制，又或者是更精確地定義他們為自由制度組織下之集體安全工具？當考慮到夥伴關係是否足以對中共達成嚇阻效果，清楚瞭解前述兩種差異更顯重要。不僅如此，在這場衝突中也涉及各國間網絡相互依賴度。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史蒂芬·沃特(Ste-

phen Walt)<sup>4</sup>堅信各國會平衡權力，以對抗具備力量、地緣、攻勢能力及其他意圖之威脅，而中共正因其力量不斷提升，恰巧符合上述特點。對美國太平洋盟邦而言，中共具備優勢地緣，不僅持續擴張其武力，還企圖掌握南海霸權。表面上，中國崛起之勢，讓美國盟邦看起來如北約一般，為典型權力平衡架構；然而，卻非太平洋盟邦之初衷。冷戰時期，美國的5個太平洋雙邊協議國家包含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及澳洲5國，可說是對抗共產主義擴張威脅之權力平衡表述。蘇聯垮台後，國際政治體系單極化，在上述威脅消失後，與美國有同盟關係之國家，更精確地說應僅是趨於追尋世界唯一強權。

中共表面上仍是共產主義者，然而在其他層面卻為超級資本主義者。在可能的獨裁主義者架構下，其目的是不受意識形態駕馭的；中共想成為區域霸權，而非推動國際無產階級變革。簡而言之，他不是蘇聯，且美國的盟邦及夥伴對所謂的中共威脅存在不同觀點；許多國家反而視其為一經濟機遇。典型來說，各國是對單一威脅實施權力平衡而形成聯盟以對抗威脅，但前述潛在機遇不在此限。

太平洋地區缺乏團結一致之權力平衡組織，將使中共周邊脆弱之鄰國<sup>5</sup>深陷危機，並使其趨附中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註3：現實主義強調權力關係對於國家行為的影響，關注民族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以及對國家利益的追求。這一理論主張，國家在決策時權力與利益的考量高於理想或道德；根據獨立變項的層次來區分，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分為結構現實主義(獨立變項為體系層次)、古典現實主義(個人層次與國家層次)、新古典現實主義(體系與國家和個人層次都考量)。參考〈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現實主義\\_\(國際關係\)](https://zh.wikipedia.org/wiki/現實主義_(國際關係))，檢索日期：2019年3月26日。

註4：哈佛大學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其主張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提出防衛新現實主義理論。參考〈Stephen Walt〉，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Walt](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Walt)，檢索日期：2019年4月1日。

註5：作者認為現今文中所提美國在太平洋之盟邦，如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及澳洲5國，均僅只是雙邊同盟，有別於北約單一組織，在此情況下要形成對抗中共之權力平衡組織，力有未殆。

，以下簡稱北約)是一個對抗蘇聯單一威脅之統一前線，實際上是「歐洲在冷戰時期兩極體制下的產物」，縱使伴隨單一目的之利益，北約在本質上並不是維持歐洲大陸穩定之主要因素，而是創造權力平衡。

北約的軍隊提供了嚇阻之功，反觀太平洋盟邦，是否在對抗中共上有相同的嚇阻功效？在現今雙邊同盟架構下，答案是否定的。太平洋盟邦並非聯盟組織，同床異夢下，間接給中共眾多機會來促成其背離，或至少採取觀望之態度，因此在澳洲、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及美國形成同盟之想定下是不切實際的，不僅關乎政治因素，還缺乏作業互通性。

美國5個太平洋雙邊盟國較為類似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如同美國政治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sup>6</sup>堅稱從邏輯推斷及歷史證據顯示出，集體安全對嚇阻侵略效果不彰，原因在於上述驅使國家推卸責任、對抗侵略者所付出之沉重代價，以及各國間歷史仇恨等因素。舉例來說，縱使威脅促使日本與南韓理應成為盟邦，但二戰以後之歷史漣漪，卻成為其相互合作之絆腳石。

自由制度主義信仰者可以堅稱美國雙邊

聯盟體制足以嚇阻執拗的中共。眾多安全合作承諾及演習在在支撐這項論述。然而，一位現實主義信仰者，也許會視形形色色的太平洋安全合作成效，為一無法獲得可恃嚇阻之虛擲投資。

## 參、澳洲

澳洲與美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一同在各重要戰役并肩作戰，並且享受這份親密的防衛陣線。美國海軍陸戰隊達爾文輪駐部隊(U. S. Marine Rotational Force-Darwin, MRF-D)以及美空軍部隊計畫性輪駐澳洲部署、每兩年一次「護身軍刀」(Talisman Saber)演習展現了雙邊作業互通性。此外，澳洲刻正軍購各種美國武器<sup>7</sup>、載台以強化其作業互通能力。上述關鍵前提在於澳洲具備強大實力，並且在與中共對抗下，理應支持美國的假設下是相對可靠的。

然而該雙邊關係仍存在許多裂痕與隔閡，進而可能遭中共操作而採取冷眼旁觀之姿。澳洲學者布萊登·泰勒(Brendan Taylor)及威利恩·陶(William Tow)教授<sup>8</sup>指出在澳洲存在兩大主導未來走向的陣營：改革運動者及實用主義者。當實用主義者思考澳洲應親中之際，改革運動提倡者卻大力加注同美

註6：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芝加哥大學傑出服務教授，提出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描述大國間因安全競爭及無法確定他國之意圖，基於理性而試圖爭取霸權地位的互動。參考〈約翰·米爾斯海默〉，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約翰·米爾斯海默>，檢索日期：2019年4月1日。

註7：澳洲正籌獲可提升作業共通性之美國高科技載台。項目包含F-35A Lightning II、P-8 Poseidon反潛機、C-17 Globemaster III運輸機、EA-18G Growler電戰機、全球之鷹無人機(Global Hawk UAVs)及MH-60R 直升機以提升作業共通性。參考ADMIRAL HARRY B. HARRIS JR., STATEMENT OF ADMIRAL HARRY B. HARRIS JR., U.S. NAVY COMMANDER, U.S. PACIFIC COMMAND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 PACIFIC COMMAND POSTURE(14 FEBRUARY 2018), p.39。

註8：布萊登·泰勒及威利恩·陶為亞太事務Coral Bell學校戰略及防衛研究中心教授，專研於國家關係及防衛研究。參考〈Brendan Taylor及William Tow〉，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https://researchers.anu.edu.au/researchers/taylor-bk>、<https://researchers.anu.edu.au/researchers/tow-wt>，檢索日期：2019年4月8日。



國陣線。2015年之際，縱然與歐巴馬政府嚴重背道而馳，澳洲仍選擇加入由中共領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同年，澳洲提供中共99年同是駐紮美海軍陸戰輪駐部隊達爾文港之租約，並且拒絕對中共南海擴張論持堅硬立場，顯現澳洲正採取雙邊策略。

中共是澳洲首要貿易夥伴，可說是其經濟核心命脈。這種獨占鰲頭之局面將會使預與中共一戰之澳洲遍體鱗傷。現今美澳同盟壯大之際，等到了美國聯參會主席約瑟夫·鄧福德(Chair man of the Joints Chiefs General Josephe Dunford)推斷中共將成為美國巨大威脅之2025年時，誰也無法保證是否仍從一而終。

## 肆、日本

日本抗衡中共崛起之意昭然若揭，在2015年通過之安保法案，重新詮釋「自衛」一詞並賦予日本自衛隊(JSDF)可在法案範圍內防衛盟國與出兵海外。新法案的通過同樣也顯示出日本正試圖尋求「成為更加主動的美國盟邦」。

日、中之間強大的經濟鏈結並未減低雙

方緊張局勢，相反地，釣魚台群島(日稱尖閣諸島)核心利益爭議，令雙方關係趨於惡化。2010年當中共籍漁船在釣魚台群島附近遭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衝撞時，島嶼爭議躍然紙上，並迫使日本重新評估「中共威脅論」。現今日本視中共崛起為太平洋地區一種權力競奪，並積極遏制中共崛起。

日本所期望的權力平衡體系應是包含美國、日本、印度及澳洲在內的印太安全鑽石架構<sup>9</sup>，可說是一種旨在增加日本嚇阻能力的「避險戰略」(Hedging Strategy)。日本若與中共一戰，將會蒙受重大損失，然而其欲建構之權力平衡是順應中共威脅崛起所趨，而認為日本將會是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最为依賴之盟邦。日本將會履行其條約義務的假設，是相對鞏固的。

## 伍、南韓

2106年美、韓部署「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sup>10</sup>以反制北韓的飛彈計畫，該舉措遭到中共強烈地反對，並衝擊南韓經濟。儘管如此，南韓仍展現其無畏犧牲之真實表徵；表面看來，該表徵應能認定南韓是反制中共的可靠盟邦。

註9：2017年11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亞洲行的行程中，他一改華府慣例，以「印太」取代「亞太」(Asia-Pacific)用語，意味印度在亞洲戰略地位的改變。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學者穆赫吉(Rohan Mukherjee)分析，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有三個目標：第一，確保區域秩序由國際法規而非國家力量決定；第二，確保自由貿易與自由航行權；第三，支援東亞與東南亞的小國，以維持頭兩項原則。簡而言之，該戰略既有著制衡中國的用意，也意味印度的區域戰略價值將被提升，其具體操作，宜與美國、日本、澳洲、印度四國意欲建立非正式聯盟(Quadilateral Group)的趨向一併觀察。參考〈「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上)：來自美日印澳的「抗中」意識〉，THE NEWS LENCE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8774>，檢索日期：2019年4月1日。

註10：戰區高空防禦飛彈，也稱為薩德系統，是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研發之防禦系統。在1992年開始生產，2007年首次和美國政府簽約。薩德系統的主要用途是防衛短至中程的飛彈，它可以摧毀地球大氣層內及外的有害目標。此次在南韓部署的薩德系統一組發射臺耗資約1.5萬億韓元(約美金13.3億)，由南韓負責提供基地和基礎設施，而具體的部署、運作和維護費用則由美國承擔。參考〈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事件〉，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事件>，檢索日期：2019年4月1日。

然而，該假設之問題在於並未將北韓這「破壞者」因素列入考量。中共與北韓仍然保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該條約明訂締約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與軍事及其他援助。假如北韓因核子計畫遭受打擊，中共是否履行條約責任是有所爭議的；又假如中共在衝突之中尋求北韓援助，可以確定的是北韓將會履行其條約承諾。原因在於其經濟生存需依賴中共，且無法承擔拒絕中共所產生之後續效應。

北韓加入衝突之結果，將會使南韓集注資源於朝鮮半島，並且有效地排除在美、中衝突外。諷刺的是，假如南韓如同以色列在第一次波灣戰爭期間採觀望態度的話，將可能符合美國最大的利益。

### 陸、泰國

美國政府部門將泰國認定為「亞洲地區重要美國盟邦」。該主張的唯一問題是泰、美雙方同床異夢，而且「美國在泰國國家安全意識中並非占有重要角色」。事實上，美國每年與泰國舉辦超過50場軍事演習，並且受惠其高階雙邊作業互通性，但是結果為何？泰國的安全著重於反毒、反恐、反叛亂、維和任務及人道救援。雖說這些領域存在巨大合作契機，然而美、泰之間「共同戰略思維和行動」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當美國對泰國影響力削弱之時，中共之於泰國的影響力將逐步躍升。此轉變存在著眾多因素，但其首要因素為中共並不干涉泰國內部事務。舉例來說，在2006及2014年軍事政變後，美國批評泰國並且大力減少軍事合作，使得中共得以見縫插針；此外，中共同樣也是泰國最大的貿易夥伴，當提及經濟影響力時，美國望塵莫及。

相較於泰、美同盟，泰、中關係更為緊密。例如2012及2015年泰國拒絕美國使用烏打拋(U-Tapao)國際機場<sup>11</sup>，一部分是因為中共因素影響，所以泰國應會支持美國而抗擊中共的假設，是不成立的，因此泰國可視為易於變節的盟邦。

### 柒、菲律賓

美國太平洋艦隊官方立場表明「美菲同盟堅若磐石」，然而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卻遊走於美、中之間。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執政期間，杜特蒂公開表示：巴拉克·歐巴馬(President Barack Obama)應要「下地獄」<sup>12</sup>，並企圖向中共和俄羅斯尋求同盟。

在川普政府主政下，美、菲兩國之間的緊張態勢似已「重修舊好」。杜特蒂的立場轉變也可被視為關係正常化之指標，然而其「政策髮夾彎」也顯示出當處於自我利益抉

註11：烏打拋國際機場(U-Tapao International Airpor)是一座位於泰國東部的機場，為首都曼谷都會區的第三座國際機場。這座機場接近春武里府芭達亞南邊的莎打厝港口(Sathahip)，距離芭達亞37公里，首都曼谷東南方約140公里。同時也是泰國軍隊的軍用機場，稱做「烏打拋皇家海軍飛行場」。參考〈烏打拋國際機場〉，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烏打拋國際機場>，檢索日期：2019年4月8日。

註12：原著援引Bill Chappell, "Philippines' Duterte Says He's 'Separated' From U.S., As He Cozies Up To China", National Public Radio, October 20, 2016,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6/10/20/498715511/philippines-duterte-says-hes-separated-from-u-s-as-he-cozies-up-to-china>，檢索日期：2019年4月8日。

擇下，見風轉舵輕而易舉。杜特蒂從原強烈反對到如今表示贊同之立場轉變，彰顯出其為實用主義者，而非謹守信念。

菲律賓雖受益於美、菲同盟制度下，雖說該國本質上脆弱不堪，卻仍與世界唯一強權維持「堅定防衛夥伴關係」。該防衛關係涵蓋2017年258項交流、數百萬美元基礎建設投資案，及無法計量之反恐支援。當這些既得利益消失殆盡，菲律賓被要求履行條約承諾時，結果將會如何？選擇犧牲鮮血及國家重大利益，又或是「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之盟邦？

樂觀主義者聲稱杜特蒂的刻薄言論在美菲同盟之間僅是「匆匆一瞥」。假如菲律賓真視中共為實際威脅時，美菲同盟可能成真，然而現今尚未使然。相反地，「菲律賓領導者已逐步放棄中共威脅理論，並將其視為一相對溫和崛起勢力」。菲律賓會為了美國與中共一戰之假設將付諸流水。採觀望之姿

或趨附中共將是菲律賓利益最大化之最佳方案。

## 捌、趨附或滅亡

美國學者史蒂芬·沃特在《戰略聯盟和世界均勢(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書中表示：「極其脆弱之國家就像無根之浮萍隨波逐流……，原因在於他們無舉足輕重之影響力，使他們只好攀炎附勢。」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sup>13</sup>堅稱美、中之戰「勢不可免」。他指出修昔底德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sup>14</sup>已勾勒出當一個既有之強權(斯巴達)對崛起之強權(雅典)感到威脅時發生衝突之必然性。艾利森注意到美、中之間可能的衝突。他稱之為進行式「修昔底德陷阱」，並獲得諸多關注。

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對話(Melian Dialogue)<sup>15</sup>鮮為人知，卻也是當談及弱國與其

註13：美國哈佛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首任院長，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其2010年後提出的詞彙「修昔底德陷阱」廣為世界所知，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參考〈格雷厄姆·艾利森〉，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格雷厄姆·艾利森>，檢索日期：2019年4月8日。

註14：此書把當時希臘哲學家那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邏輯方法應用到歷史研究中，為後世的歷史編纂學樹立典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源自《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對雅典和斯巴達「不可調和」矛盾的記述，後世(西方為主)研究者根據對這一概念和相關歷史的研究，將其引申為「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這一概念源起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實力的增長，和因此而起的斯巴達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後世繼而為其命名為「修昔底德陷阱」。參考〈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檢索日期：2019年4月8日。

註15：發生於西元前416年的米洛斯包圍戰，戰前雙方的對話稱為「米洛斯對話」，被譽為是現實主義的最早理論基礎。米洛斯人民與斯巴達有血統上的關聯，地理與經濟是近於雅典的海權貿易，血統上則與斯巴達親近，於是米洛斯在兩大聯盟中哪個也不加入，大體上維持中立與獨立。在兩強爭霸中，米洛斯成為一個富裕的商業國家，雅典分外眼紅，曾要求上貢，遭米洛斯拒絕，當時雅典正與斯巴達打得如火如荼，無餘力向米洛斯下手。西元前421年，雅典與斯巴達簽下《尼西阿斯和約》休戰，雖然雙方仍然私下進行許多敵對動作，但不再全面交鋒，彼此暫時有喘息的空間；西元前416年，雅典從提洛同盟召集3,400人大軍來到米洛斯島成功登陸後，雅典「先禮後兵」，派出使節與米洛斯領導人談判，雅典明白的說：唯一推動世界運轉的是「實力的均衡」，所謂實力的均衡，就是強者能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因為自己弱小無能所必要付出的代價。參考藍弋丰專欄，〈別只談修昔底德陷阱，臺灣更要懂「米洛斯對話」〉，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759](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759)，檢索日期：2019年4月8日。



盟邦最鮮明之例證。該對話描述當雅典派遣使者赴米洛斯要求進貢之過程。米洛斯島屬中立國，卻與斯巴達有歷史淵源。米洛斯被迫進貢，尤其當面對雅典壓倒性的軍事優勢，然而該國拒絕臣服。雅典進而攻占米洛斯，並販賣其人民為奴做為回應。

米洛斯與雅典案例的辯證，強化了在海上武力投射的重要性。米洛斯堅稱雅典的侵略將會遭致斯巴達的報復（陸上強權）。其結果證明雅典依從殘忍的現實主義，並且投射出海上強權的重要地位。「事情發展為何如此？事實證明，陸權國家往往不足以形成比海權國家更大的威脅」，斯巴達在海上並未有可與雅典抗衡的可恃武力。進而導致米洛斯終將臣服於雅典之下。

米洛斯對話就其歷史本質上更富含諷刺意味。頑強的米洛斯理想主義導致其毀滅一途。這個島國唯一對付極端強權的行動方案是期望斯巴達伸出援手，並嚇阻敵人進犯。上述總總，強力論證國家的首要任務是維持自我生存能力。假如中共同美國競逐海上均勢，美國的弱小盟邦不也同樣陷入如同米洛斯困境一般？果真如此，難道他們不會因為國家生存而趨附中共嗎？

### 玖、結語

假如美、中勢必一戰，美國的太平洋盟邦可能在不情願的狀況下參與聯盟嗎？對於某些盟國，利益將會憑藉著觀望或趨附中共而來。這些盟國會主動提供協助或幫助的假設是有瑕疵的，並且需要重新審視。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太平洋盟邦不再是

代表對抗統一威脅的均勢力量，而是寧願趨附於唯一超級強權的單極體制。當中共達到與美國軍事競合之際，太平洋地區的權力分配勢將轉為雙極體制。在這樣的新體制下，美國盟邦將開始游移不定，中共崛起引起變節之勢，勢必節節升高。

澳洲、日本、南韓、泰國及菲律賓並非一致視中共為威脅；反觀有些國家視其崛起為機遇。在可能的情況下，這些威脅認定上之差異使得多邊同盟、權力平衡聯盟趨近幻影。

在與中共可能一戰下，無法依賴盟邦所提供的基地港口等設施，美國僅能依賴自身武力投射能力，這迫使在太平洋的海上武力投射能力至關重要。海上武力之戰略重要性，始終是必要條件。

美國已耗費無以數計的時間和資源，建立太平洋夥伴關係。就如同機會成本一樣，美國所投注之資本，當在要求其夥伴付出同等代價時，是否可行？又或者將資金投注於其他地方不失為更佳的選擇，又何不投資美國自身，維持海上優勢？

### 拾、譯後語

基於中共崛起之必然性，2010年初，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發表《維繫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防衛優先任務》，指出美國的經濟及安全利益與西太平洋及東亞延伸至印度洋及南亞的弧帶地區之發展密不可分；2011年底前國務卿希拉蕊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所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定調「亞太再平衡戰略」

<sup>16</sup>，太平洋地區戰略再平衡甚或權力轉移，儼然出現進退兩難之局面，當美國不斷鞏固太平洋地區相關國家同盟夥伴關係以圍堵中共之際，作者納皮少校以現實和自由主義為引，將現今太平洋盟邦與北約實施對比，呼籲美國應重新審視美國投資在太平洋各盟國之成本效益，以符合國家利益。

認同「國家利益至上」永遠是國家追求之最終目標，國人應具備「戰略三維」（瞭解國家利益的高度、區域安全的廣度及歷史脈絡的深度）<sup>17</sup>之思維，才能凝聚共識、確保國家安全及爭取國家利益；再者，既然無法避免捲入核心風暴之中，更應想想如何讓我國成為中美戰略利益至高點；2017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印太區域方面，提及將深化並重振菲律賓及泰國盟邦軍事及安全領域<sup>18</sup>，且會基於「一個中國政策」維持與我國堅固之關係，包含依「臺灣關係法」提供我國合法防衛所需，並嚇阻中共威逼。2019年3月1日在菲律賓政府要求重新審視「美菲共同防禦條約」聲明後，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會見菲律賓外交部長陸辛

(Teddy Locsin) 旨在商討相關細節<sup>19</sup>；今年適逢「臺灣關係法」40週年，中共軍力及經濟影響等威脅有增無減，更於3月31日派出兩架殲11戰機越過海峽中線對我公然挑釁<sup>20</sup>，外加媒體對我F-16V採購經美同意與否議論紛紛<sup>21</sup>，國人應知唯有軍事上自立自強，並正視何為我國家利益之戰略，共同戮力達成，才能建立一支「精、小、強」之國防武力，真正達到《孫子兵法》所云：「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 作者簡介

美國海軍陸戰隊納皮少校(Major Nicholas R. NAPPI)，2015-2018年於太平洋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擔任外國武官(Foreign Area Officer)；2018年迄今於華盛頓DC五角大廈陸戰隊募兵司令部擔任需求官(requirement officer)，具備20年多重情資(All-Resource intelligence)分析經驗，精通南亞、中東，並深度認識大洋洲及東亞相關事務。

#### 譯者簡介：

林文德少校，海軍官校95年班、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7年班，曾任海軍西寧軍艦射控官、陸軍六軍團海聯官、左營軍艦作戰長，現服務於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註16：林文隆、李英豪著，《鷹凌亞太：從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透視亞太軍演》(臺北市：獨立作家，2015年1月)，頁15-16。

註17：同註16，頁xviii。

註18：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DECEMBER 2017),p.47。

註19：Ankit Panda(The Diplomat)，〈In Philippines, Pompeo Offers Major Alliance Assurance on South China Sea〉，<https://thediplomat.com/2019/03/in-philippines-pompeo-offers-major-alliance-assurance-on-south-china-sea/>，檢索日期：2019年4月8日。

註20：〈中共軍機頻越界擾臺！他盼設「國家級警報」吸上萬人關注〉，三立新聞網，2019年4月4日，<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522199>，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註21：涂大明，〈美已同意售臺66架F-16V？空軍：未獲正式回覆〉，新頭殼newtalk，2019年3月15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3-15/220695>，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